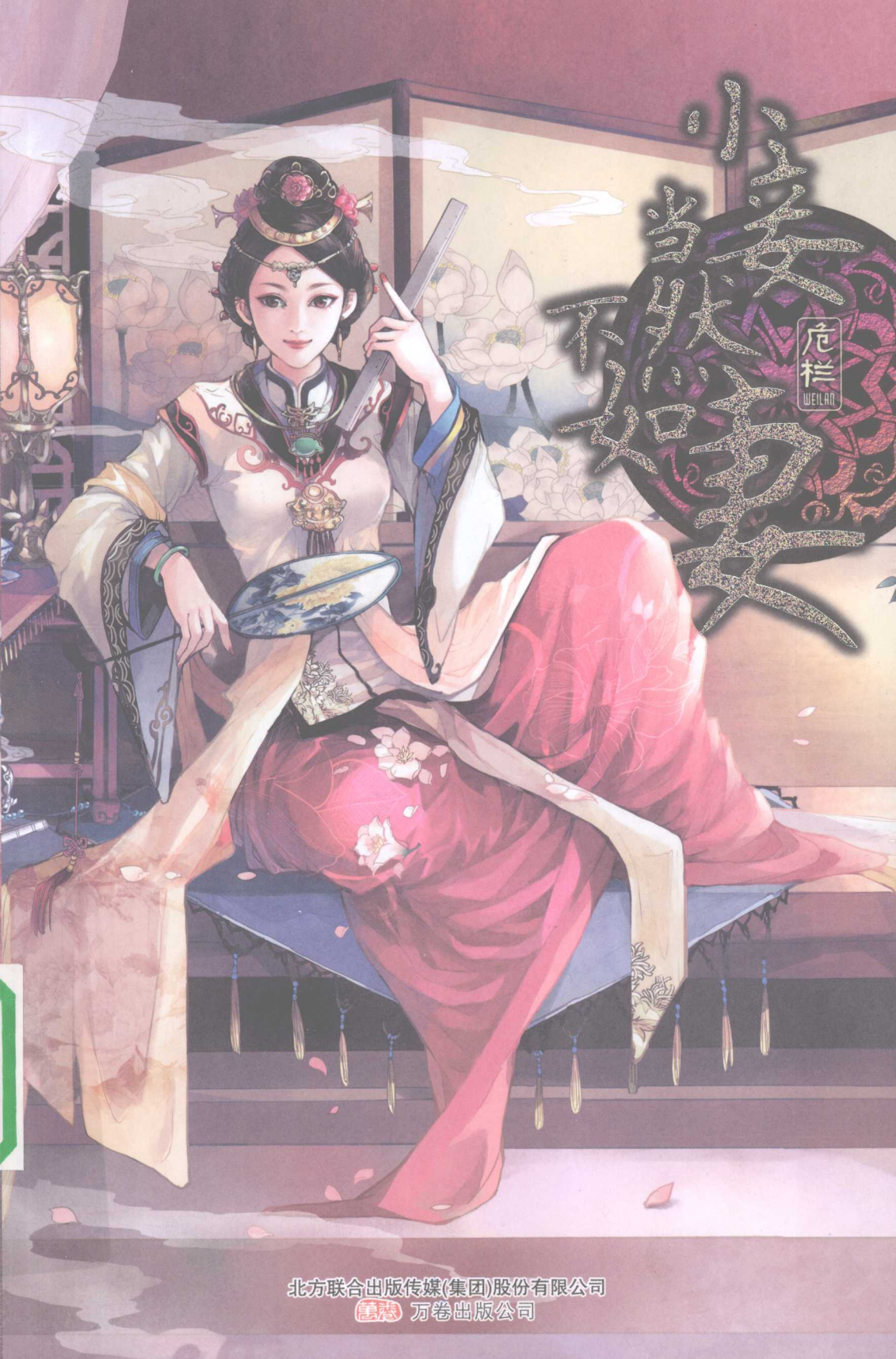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© 危栏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妾当然不如妻 / 危栏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 1
ISBN 978-7-5470-0603-0

I. 小… II. 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36417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2mm×229mm

字数: 162千字

印 张: 16

出版时间: 2010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 丹

特约编辑: 张晓洲 徐 洁

装帧设计: 雷 鸿 刘 容

ISBN 978-7-5470-0603-0

定 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现代妻_{VS}古代妾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？
机关算尽，花招百出；笑里藏刀，心狠手辣

第肆章

◆ 好一株聪明的水稻 ◆

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有这么个精明的小叔，究竟是幸还是不幸？

087

第叁章

◆ 传说中的媚夫之术 ◆

虽说是男人掌控一切，但女人只要征服了男人，就等于征服了一切！

057

第贰章

◆ 狐狸精勾心计划与外遇候选人 ◆

如何报复大有讲究：伤其颜面，只是低境界；伤其灵魂，才是高境界。

033

第壹章

◆ 穿越成为『下堂妇』 ◆

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无论哪个时代，世间总有种叫【小三】的生物……

013

《孙子兵法》谋攻篇中道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知己，每战必殆……情场亦如是。



第拾章 ◆ 抛弃负心汉，抱得帅哥归 ◆

女人当自强，追爱须果断！从失意者到笑傲情场，做女人要活得扬眉吐气！

227

第玖章 ◆ 患难见真情 ◆

花前月下，海誓山盟，那不是真的爱情，与你相濡以沫的人会是谁呢？

193

第捌章 ◆ 将小妾扫地出门 ◆

苦尽甘来，赚尽热泪，扬眉吐气。看下堂妻如何打得翻身仗？

173

第柒章 ◆ 上得厅堂才是王道 ◆

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情场更是如此。两女相争，不仅要斗志，更要比美！

151

第陆章 ◆ 绣品危机 ◆

与其让事业抢走你的男人，不如让自己参与到男人的事业中……

129

第伍章 ◆ 端午节好戏上演 ◆

男人，自己可以花心，却永远希望自己的女人纯洁得像阳春白雪……

111

目录

一只青花釉的小茶碗，被一双涂满五颜六色蔻丹的“鸡爪手”托着，出现在我面前。

一个嗲兮兮的声音拖长了响起：“妹妹给姐姐敬茶——”

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鸡皮疙瘩也掉了满地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上穿得桃红柳绿、头上插满金银珠翠的女人正端着茶碗，眨着媚眼等我接茶。

她的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胭脂，夸张得像是台上的戏子；精心描摹的眼影让原本细长的眼睛看上去大了一些，也让眸中流转的骄矜得意锋芒毕露；眉不点不翠，睫不描不密；嘴巴这一块，特意用粉遮住唇边部分，再用胭脂生生画出个樱桃小口。

一路看下来，最吸引我眼球的，大概就是她波澜壮阔的胸部了。她的衣襟开得很低，露出深深的乳沟，让人想不注意那里都难。

看到这样的她，我忍不住联想起很多以“个性”出名的网络红人，还有一些记不清名字的AV女优——啧，这年头，出来混就要敢秀，更何况是“狐狸精”！

我没有接茶，只顾一个劲地盯着她看。据我的陪嫁丫鬟小禾介绍，她姓钱，名叫宝带，名字跟长相一样，也真够俗的。

我转头向坐在我身侧的男人望去，心中嗤笑：这就是你的新欢？你老先生品位不要太低好不好？

“咳咳！”见我迟迟不接茶碗，主持仪式的中年男子清了清嗓子，高声提示我，“请夫人喝茶！”

在纳妾仪式上，小妾给正室敬茶是不是很重要的程序？如果我喝了，是不是就代表接受她了？

哼，我才不要，不接不接我偏不接！





我挤出虚伪的假笑，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只管上上下下打量着给我敬茶的女人。

据说两个月前，这妖女的赌鬼老爹要把她卖到娼寮，是菩萨心肠的“我”花钱把她救回来的，结果却是引狼入室——她勾搭上了我“丈夫”，如今更是登堂入室，恬不知耻地要与我共侍一夫。我平生最恨这种恩将仇报的狼女，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做了回“东郭大姐”。不，准确地说，是那个消失了的“东郭大姐”的替身。

见我半天没有接茶，钱宝带香粉遮盖下的媚笑终于挂不住了。她定下心神，娇滴滴地转头看向我身侧的男子，嗲嗲求助：“老爷——”那个“爷”字拖了老长的颤音，九转十八弯，吓得我可怜的汗毛再次高唱起范小萱当年风靡大江南北的《稍息立正站好》，全体向她致敬。

坐在我身侧的老爷果然被迷得神魂颠倒，伸出“魔爪”，拍了拍钱宝带的粉脸蛋，然后不自觉地一路滑到她那因为着急而起伏剧烈的“山峦”处，抚慰似的摸了一下，才恋恋不舍地收爪。

然后他正襟危坐，开口道：“夫人，还不快接下！”一边说还一边不悦地瞪了我一眼，气焰绝对嚣张可恶。

我一凛，想想现在人生地不熟，就是要伸张正义也得等到知己知彼，只好愤愤地从钱宝带手里接过茶碗，一仰脖子喝个精光。哼，我容若若要不是眼下虎落平阳，还得吃你的、喝你的、用你的、穿你的，怎么会忍下这口气，让你们这对犬男女欺负了去？

“礼——成——”主持人声若洪钟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钱宝带两眼放光，娇滴滴地偎进老爷怀中，还示威似的剜了我一眼。而“色魔”老爷也当着众人的面乐得搂了个满怀，全然不顾就在旁边的我，当真以为我这个大老婆是死人啊！

我那个气啊！

仪式过后，众人依次入席。

看来“色魔”还挺重视这个小老婆的，准备了酒宴款待前来观礼的亲友。“色



魔”坐在居中的主位上，我和钱宝带分别坐在他左右。筵席桌上有“四干”、“四冷”、“四热”、“八碟”、“八碗”，很是丰盛。众亲友推杯换盏，一派喜气。

“来来来！非尘啊，纳来这么个可人儿，兄弟敬敬你！”席间，一名面容猥琐的男子端起酒盅，闹起了“色魔”。

色魔也不推辞，痛快地一饮而尽。

“好！”一阵喝彩声传来，周围掌声四起。

起哄的人群中，一个身穿团福锦袍的“山羊胡子”站了起来，目光在我和钱宝带身上流连一番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洪老弟啊，前年你娶了咱们城最美的姑娘为妻，今年又纳了个风情万种的如夫人，真是羡慕我等啊！”说着举起酒壶，向众人道，“来啊来，大家把酒斟满，再敬洪老弟一杯！”

“是啊，洪哥！今几个要一醉方休！”

于是，众亲友一拥而上，纷纷给“色魔”灌酒。只见他一手搂着虚若无骨的钱宝带，任凭她像条美女蛇一样在怀里扭动，脸上就差写出四个字“我很满意”了。而钱宝带更是顺着杆往上爬，不时地在“色魔”耳边吹气，比舞厅里的贴面舞还要挑逗刺激！

这、这、这……吃个饭都不消停啊！现在可是光天化日耶！众目睽睽耶！我受不了地斜了她一眼。这是古代人么，豪放到放荡，放荡到无耻？

钱宝带接收到我不屑的目光，自以为是地理解成我在吃醋，得意地站了起来，以一副女主人的姿态向前来观礼的众亲友们举起酒杯，娇滴滴地说：“谢谢各位大爷前来恭贺，奴家代老爷敬一杯，还望各位大爷赏奴家薄脸。”

示威！这绝对是示威！好歹我这个当家主母还没死呢，轮得到你越俎代庖？

不过比起我对众人的冷若冰霜，钱宝带的故意示好让“色魔”的狐朋狗友们非常受用，而“色魔”本人也对她的“识大体”非常满意，笑咪咪地合不拢嘴。

众亲友们纷纷恭维了这对狗男女一阵，夸得是天花乱坠，接着又闹着要看新人喝花式交杯酒，秀恩爱。

“老爷哦，奴家也要敬你一杯，祝我俩恩恩爱爱，永结……嗯，同心……”钱宝带一点扭捏都没有，在我的瞪目中，竟然毫无羞耻地端起小酒杯，扭动着



腰肢，扭啊扭，扭啊扭，扭到了“色魔”怀中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已有几分醉意的“色魔”大喜，斟满酒喝掉。

“奴家还要再敬老爷……”钱宝带嗲声嗲气地说。

“还要啊？那可要来点特别的！”那个“山羊胡子”大声怪叫。

钱宝带抛了个媚眼给“大山羊”，然后饮了一大口酒，以袖掩面，挨近“色魔”，把酒哺喂到“色魔”口中。当即，整个屋子里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和怪叫。

我坐的角度真叫好，正好看到钱宝带一边哺酒，一边娇笑着挑衅地睨着我，继续向我这个大老婆示威。

我气得七窃生烟，怒极反笑，还居然有心情想到了一个笑话——

高手说：我是高手，大家都叫我高人，很好听；浪客说：我是浪客，大家都叫我浪人，也很好听……

剑客说：你们聊，我走了……

看看眼前这对放荡的男女，不是“剑客”又是什么？

叫你练刀你练“剑”，上剑不练练“下剑”，金剑不练练“银剑”！这古代，竟然也有这种“剑客”，真是惨绝人寰没天理！我冷笑着看着他们，不由得想到，在另外一个时空，是不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也上演着相同的戏码？

“晚词！晚词！你也敬敬客人啊！”

叫谁哪？我愣了愣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猛地想起昨天小禾告诉我，“晚词”就是我的芳名。

我抬头，看到“色魔”正抱着怀里的妖女钱宝带，皱眉看着我不雅的吃相，给我下了任务。估计是妖女的“主动出击”硬是衬托了我这个当家女主人的冷淡，“色魔”面子上挂不住了。

行，我忍！我只好深吸一口气忍住心中的郁闷，慢慢起身，端起最小的酒杯虚应了一下。

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色迷迷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大嫂长得这么美丽，更难



得的是还这么贤淑，同意洪哥纳妾。这份雅量真令我等钦佩啊！”

老兄你谁啊？哼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我看你们没一个好东西！

我脸上挂着矜持有礼的假笑，不屑答话。

那边新鲜出炉、闪闪发亮的主角钱宝带，听到总有人夸赞我的容貌，脸上闪过不满和不屑的表情，一双手却更加放肆了，有意无意地在“色魔”身上又揉又摸。而“色魔”洪非尘同志明显受不了诱惑，起了不雅的反应。

我十分有理由怀疑这位钱宝带也是穿越来的——从某某洗头房穿过来的专业“小姐”。

可惜啊，没带个数码相机来，否则把他们的“银剑”样拍下来发到网上，必定有“艳照门”的轰动效应。

整场酒宴上，钱宝带和洪非尘一直眉来眼去、勾来搭去。我被这种女性败类和男性禽兽气得嘴角抽搐，内伤不断。

为什么？人家穿越不是邂逅深情的帝王，就是遇到痴情的贝勒，再不济也能结识个专情不悔的贵公子，从此万千宠爱在一身，在古代享受精彩人生；而我昨天穿越到这个古代世界，却只遇到了个做布帛生意的男人，他既没有高贵的家世，也没有满腹的经纶，更没有赛过潘安的美貌，除了有两个臭钱外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最讨厌的是，他还长得很像我在现代的那个可恶老公。穿越遇到这么个三流品种也不谈了，更要命的还在后头——

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，只觉得阳光和煦，鸟语花香，心情刚刚爽了那么一点点，某男就冷冰冰地推门而入，面无表情地通知我：他要纳小老婆了！我同意也罢，不同意也罢，没得商量，否则后果自负！

就算用脚趾头想，我也知道他心里只有她，没有“我”。

于是我立刻成了准下堂妇，真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”啊。看着他理直气壮搞第三者的模样，我终于认清了形势——

我，真的穿越了！而且，很有资本去竞选“史上最倒霉的穿越者”这一光荣称号！

我一边恨恨地吃菜一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等到回过神来以后，已经是



酒酣客散了。

洪非尘拥着钱宝带进房玩“洞房花烛”的游戏，而我故作温婉贤淑地到门口送客。送完客正要转身回府，客人们的议论声却隐隐传入耳中：“这个老洪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，居然能坐享齐人之福，真是羡慕死人哟！”

“是啊，虽然这个钱宝带的相貌和朱氏根本就是云泥之别，不过不要紧，关键是她风骚入骨，让人销魂，今天你没看到她那个样子吗？”

“是啊！我倒是觉得她比朱氏会做人，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，又不是娶一尊泥菩萨回去供起来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也是……”

看他们渐渐走远，我满腔愤慨顿时化作无边郁闷。让那小妖精蹬鼻子上脸了也就算了，竟然连宾客都站在她一边？还有没有天理啦？

长长叹息一声，我幽幽地深情吟诵：

“寡夫——携儿啼；将军——遭敌擒；失恩——宫女面；落第——举人心。怎一个惨字……了得……啊……”

刚穿越就成了“下堂妻”，在古代的日子该怎么过啊。

罢了罢了，不要想太多了。向后转，回房休息！

我刚转过身去，就立马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见一个年轻男子正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，微微抿着唇看着我。

呸，好一个貌比潘安风华绝代的美男子！他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皮肤白皙如瓷，一张英俊的面庞轮廓分明，眼若晨星，修眉入鬓，不知为什么，竟然让我联想到了古希腊雕塑中的美男子。想到这里，我再仔细打量了他一下，发现他有点像希腊美男和中国古典美女生出来的混血儿，兼有老外深刻的轮廓和中国人细致的五官，简直是太完美了！

我暗自咽了口口水，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男。在背后朦胧的橙红色灯光映照下，他一头飘逸的长发也染成了温暖的栗色，极其顺滑的发丝用银色丝带松松扎着，就如上好丝绸一般。身上一袭银色长衫衬得他如月下谪仙一般……玉树临风，绝对是玉树临风啊！



他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轻咳了一声，我立刻回过神来，猛然想起，眼下我正处于水深火热中，哪有空对美男流哈喇子？其实我看到那条银色发带就认出他了，他今天坐在桌尾，是唯一没说话也没闹酒的人，看起来很安静。因此，我对他印象很好。但此刻，他不知为何挡住了我的去路，微微蹙眉望着我，目光中透出一丝探究和怜悯的意味。

哼！看什么看？今天姐姐我心情超不爽，不管你是谁，都给我靠一边去！

我恶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公子可知道什么是非礼勿视吗？请回，不送！”

他的涵养倒真是不错，听到我这么不客气的话居然没有露出一点点生气的神色，只有一丝疑惑一闪而过。他依然挡着我的路，低沉着嗓子说了一声：“大嫂，不要太难过了。”

“难过？我为什么要难过？”我冷笑着反驳回去，难道我被人看笑话不够，还沦落到被“色魔”弟弟同情？一想到他眼里闪烁的怜悯，是因为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看不住老公，被狐狸精抢走地位的失败女人，我就觉得喉咙口仿佛被一团热气堵着。

“我一点都不难过，因为——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挑衅地看着他，“小妾当然不如妻！”

说着，我就转身回房，砰地摔上房门。

可恶，谁要“色魔”弟弟假好心？他以为他长得像混血儿一样好看，就有资格同情我吗？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在我眼里，他也只是一株“杂交水稻”而已！

重重叹口气，我拉过被子蒙住头，想来个“一睡解千愁”，巴望着也许明天一觉醒来，搞不好又穿回去了呢？

可我这边努力要睡着，那厢西房的“新人”就像干柴遇到烈火，吵得人片刻不得安生，都快让我变成神经衰弱了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闭紧双眼，用手指死死塞住耳朵，开始数羊：一只羊、两只羊……五只羊、六只羊……我翻来覆去，但在如此销魂的背景音下，怎么可能睡得着！



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我在现代的生活。

没错，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我叫容若若，今年26岁，Z市一所一流中学的老师，已婚。丈夫郑涛比我大5岁，论外表，他并不出色，论工作，也只是个普通的公务员。不过在长达一年的疯狂求婚攻势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我还是选择了。婚后，他依然对我百依百顺，小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。可没想才一年光景，他就变了心！

当时我气得五雷轰顶，通过丈夫的通讯录搜出了那个女人的住址，一怒之下奔出去要抓奸，没想到在河边遭遇惊雷，醒来就发现自己到了古代，不仅现任的老公跟郑涛一样，连遭遇也极为相似，更过分是“狐狸精”都进了门了！

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背景是钱宝带的“魔音穿耳”，脑海中，洪老爷和钱宝带突然换上了现代的衣服，幻化成了郑涛和那个叫什么区晓沁的狐狸精。她仿佛看到了我，得意地大笑着，好像在说：“就算你知道又怎么样？你能告我？你能打我？你骂我我就当耳边风呵，我还要他跟你离婚！”

“啪”我忍不住上前打了她一巴掌。顿时，区晓沁故意撒泼跌在地上放声大哭，周围的人都指着我说：“就是她无故伤人！”

手腕上凉凉的，我低头一看，竟然是手铐。我连忙辩解：“她是小三！她破坏人家家庭！是她不对！”

但是没有人听我的，蓦地，眼前竖起一排铁栅栏。我顺着栅栏往前跑，前后都没有墙，但区晓沁和郑涛却在铁栅栏对面，我跑来跑去，都看不到铁栅栏的尽头。郑涛背对着我，搂着区晓沁甜言蜜语哄着，区晓沁越笑越得意，露出了狐狸尾巴，我从铁栅栏之间伸出手去，想要抓她的尾巴。

竟然一把抓到了！我得意地狠狠一拽，正要发泄心中的怒气，可是没想到回过头来的却是涂着血盆大口神色狰狞的钱宝带……

我不由得惨叫了一声：“啊——”

“小姐，小姐？”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。

我悚然一惊，意识渐渐清醒过来。

“小……禾？”



“是啊，小姐还是快躺下吧，着凉就不好了。”

我感激地望着这个晚词身边的贴身丫鬟，她只匆匆披了一件外衣，估计是听到我这边的动静放心不下。

“我没事。”刚才原来是梦？我动了动酸痛的手脚，慢慢回想着梦境中的点点滴滴。随着隔壁传来的阵阵不堪入耳的叫声，区晓沁和钱宝带令人憎恶的嘴脸再一次浮现在脑海中……

真是欺人太甚！现代社会“小三”满天飞，想不到到了古代还摆脱不了这些随时趁虚而入的狐狸精！想起今晚筵席上钱宝带明显逾越的举动，大有将我这洪家女主人取而代之的意向。

好啊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！

别以为进门做妾就名正言顺享福不尽了！说到底，还不就是一个“狐狸精”“第三者”！虽然在现代社会，抓到小三也拿她没办法，法律上根本没有惩治小三的条例，就算勉强要告她，那些证据收集就要搞死人。可现在，那是家族体制代表法律惩治的时代啊！正妻在家里就是除了老爷之外的第二号人物，小妾的地位根本无法和她平起平坐。她是妾，我是妻，已经注定了她的失败！

穿越前，我没机会揭穿那个不要脸的小三，穿越后却偏偏撞上这么一个——莫非是老天爷给我机会，让我给异时空的“狐狸精”们敲敲警钟？

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感觉心似晴空、身轻如燕，所有的阴霾都被甩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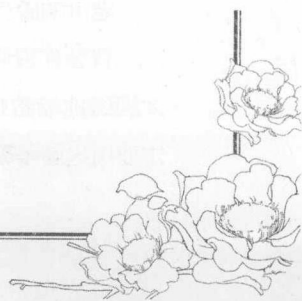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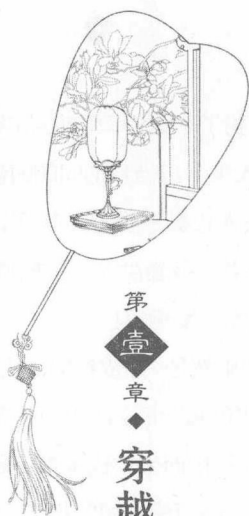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姐，你可别伤了身子。明天是新妇入门第一天，照理要给主母请安，小姐你可要打起精神啊。”小禾一边帮我掖被角一边担心地关照着。

我眼前一亮，猛地坐起身来拉住小禾，唇边溢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“那个……新妇入门，可有什么特别的规矩？”

第壹章◆穿越成为『下堂妇』◆

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无论哪个时代，世间总有
种叫【小三】的生物……





天才亮，我就梳洗打扮了一番，早早地去了客厅“守株待兔”。

谁知左等右等，都没人来。正当我纳闷的时候，那对奸夫淫妇终于出现了！

这位新鲜出炉的二夫人正黏在洪非尘怀里，搂搂抱抱地与他互相说着情话，不时还故意咯咯娇笑着，捶着洪非尘的胸膛装纯情。连走路都不好好走，当众这么如胶似漆，真是令人发指啊！

我忍不住脱口讥诮：“果然是‘你依我依，忒煞情多’呀！”

正色迷迷搂着新妇的“色魔”闻言面色一僵，咳嗽了一声，总算放开了他的“如夫人”，正正衣冠上前与我并排而坐。钱宝带亦是一惊，讪讪地立在大厅上。

老洪使了个眼色，她一副万般委屈的样子，走向前向我行了礼，嘟起嘴娇声道：“妹妹向姐姐请安。从今后，妹妹与姐姐共侍一夫，朝夕相处，若是有什么不对的，还望姐姐多多教导妹妹。”嘴巴上说得客气，可神态、动作上根本没有那个意思。

真是怎么都看不惯她那副样子！要不是小禾在身后拼命拽我袖子，我早就骂她一顿了。吸口气，我告诫自己：小不忍则乱大谋……默念此咒语五六遍，终于挤出了得体的笑容。

“妹妹不必行此大礼，姐姐受不起。不过妹妹既然进了我洪家的大门，就要遵守我洪家的祖宗家规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款款扬手，吩咐身边的小禾，“小禾，把祖宗家法请上来。”

小禾知道我要刁难钱宝带，不一会儿就托出了一个盘子，上面摆着一根粗壮的藤条。

老洪的脸色顿时变了：“晚词，这……”

我装作没听见，也不让跪在地上的钱宝带起来，先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，才缓缓地指着藤条道：“这个呢，是我们洪家的祖宗家法，凡是新妾进门，一定要用这藤条鞭打九下，方能长长久久地记住这做妾的规矩。如今虽然公公婆





婆不在了，不过这礼不可废。小禾，等下就劳烦你了。”

钱宝带一听，立刻花容失色，娇滴滴地向老洪呼救：“老爷，宝儿从小体弱，怕经不起……”

老洪自然不舍得他的“如夫人”受苦，也皱着眉开口劝我：“晚词，这家规已经多年不用，这次就算了吧……”

“不行！我们洪家虽然不是官宦世家，可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为了一个新妾，连祖宗家法都弃之不顾，说出去成何体统？”我嘴角挂着笑，眼睛却盯着钱宝带，步步紧逼，“何况妹妹那么为老爷着想，一定也不希望我们洪家被人指指点点的，对不对？”

老洪被我一番夹枪带棍的话堵得哑口无言。

“老爷——”钱宝带见势不妙，眼波一转地赶紧蹭到老洪的腿前，嗲嗲地用绵羊音拖长喊了一声，然后她瞥我一眼，意有所指，“老爷昨夜那样对宝儿，现在人家怎么吃得消……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扭着身子撒娇，胸前的“致命武器”随着她的动作，隐约露了一点出来，确实称得上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”，令我自叹弗如。我脑海里忽然冒出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当年的名言：“每年夏天来临之际，藕的胸就会发育。男人女人都都不肯放过藕的胸，离老远，眼睛就粘上去了。藕一没带海绵罩，二没吃激素，三没塞东西，四没经人工刺激，干吗要用眼睛谋杀藕！”真没想到，时空另一头，还能碰到她的同道中人……

“咳咳——”老洪猛地一阵咳嗽，我急忙停止遐思，收回视线。

只听他道：“晚词，你是姐姐，宝带身体弱，这次就算了。再说，待会儿我和她还要出去，要顾及形象。”

“致命武器”果然是“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”啊！我鄙夷地看了眼老洪，幽幽对钱宝带道：“妹妹，昨晚我做了个梦，关于你的，你要不要听？”

她一怔，好奇地问道：“是……什么梦？”

“我梦见，你手拿菜刀气喘吁吁地在追一只狐狸。那只狐狸却突然跪地求饶，对你说起了话……”